

花

Love & Bruises

刘捷 / 著

Jie LIU-FALIN



YZLI0890112382

鳳凰出版社

花

Love & Bruises

刘捷 / 著

Jie LIU-FALIN



YZLI0890112382

鳳凰出版社

花，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教师，初到巴黎。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她往返于大学与自己狭小的学生公寓之间，也在旧男友和新朋友之间徘徊。一天，她偶遇马蒂欧，一个市场搬运工。这个鲁莽的男人与她身处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却极其神速、极其蛮横地闯进了她的生活，搅乱了她的感情。她感到天崩地裂、身心失衡。这个疯狂而神秘的拉丁情人给了她最炽烈的爱情，也给了她最莫名的困扰。终于有一天，这爱情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身裸体地呈现在她的面前，她的双眼、她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决定离开他。为此，她作了无数次挣扎，而每一次挣扎之后，却发现自己越陷越深……



哭泣是恋爱中的肉体的自然行为。——罗兰·巴特 《恋人絮语》

精英：人总止

中国：取独与气

精英：本意

精英：本意

精英：本意

精英

精英

精英

精英

精英

精英

精英

《中国大史》 卷之二十一 成吉思汗自西伯利亚南征中原至北京

出品人：苏静

产品经理：胡坤

特约编辑：袁怡黄

装帧设计：typo_design

营销推广：李雅帅 杨慧 韩曦

文治

© wénzhi books

文治图书是磨铁全资持有出版品牌
wénzhi Books is a publishing brand funded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Ltd

官网：www.wenzhibooks.com
小站：<http://site.douban.com/wenzhi>
微博：<http://weibo.com/wenzhitushu>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花

Love & Bruises



YZLI0890112382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花 / 刘捷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506-0953-2

I. ①花…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4684 号

书 名 花
著 者 刘捷
责 任 编 辑 张叶青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 司 网 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白庙工业区, 邮编: 101101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0953-2
定 价 28.00 元

马蒂欧说，如果我做妓女，肯定能挣大钱。他说我天生是个婊子，不做妓女，实在是浪费才华。也许他有过的女人实在有限，尽管他自诩是花丛老手，见多识广；也许他这样说过不过是为了恭维我，尽管他的赞美方式总是有些过火。但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我做不了妓女。并不是我对这种古老的职业持有多么大的成见，而是我根本不可能去从事一种跟我三十多年的人生阅历毫不相干的职业。不管在未来的岁月里如何落魄，我的天性都不允许我沉沦到这一步。

我不是没有过别的梦想。然而，一个30多岁的中国女人能在巴黎做什么呢？嫁给一个窝囊的法国男人，做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我似乎连这样的可能都没有。也许我有过类似的机会，但我却一错再错地错过了。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女人守着一大堆学位又有什么用呢？我一直自强不息，但我向来都不是女强人。对我来说，女强人是一个可悲无奈的字眼，令我不寒而栗。不是我没出息，而是我觉得一个女人的生活中有比虚荣心更核心的东西，至少是像我这样的女人。我可以历尽千辛万苦，跑到法国来留学，但是，留学不是我唯一的或者说真正的目的。

我到法国来，是为了追随一个男人，一个在我的生命之河中掀起过惊涛骇浪的男人。可是，他不爱我；而我，后来也移情别恋，尽管出于无奈。当轰轰烈烈的爱情烟消云散之后，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就只剩下一片惨白。你不能再加进任何色彩，因为你拒绝一切。你所有的情思都倾注在那一个人身上，而他，却已从你身边彻底地走掉了，不再回头。那双迷人的蓝眼睛再也不会柔情万般地望着你，再也不会对你说：“我爱你，非常非常非常爱你，我的整个身心都属于你，你是我的天使，我的公主，我的心肝，我的宝贝……”

而你，你能做什么呢？除了哭泣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

但是，没有人会看见你的眼泪，也没有人想看见你的眼泪。你的面前只有窗外那些鳞次栉比的无动于衷的灰色楼房，还有天边一抹惨淡的晚霞，辉映着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埃菲尔铁塔的顶尖。你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游荡在这座古老而又冷漠的城市中的哪个角落。当你第一次哭泣的时候，他款款地走过来，双手捧起你的下巴，温柔地吻干你面颊上所有的泪痕，然后，试探性地把他那带有一丝咸味的舌尖贴近你那颤抖的双唇。你试图抗拒，可你没有抗拒。于是，他在这两片鲜红的花瓣中吸吮着，游弋着……终于，你被这甜腻而灼热的电流融化了，你让他剥掉你的衣服，你让他把滚烫的热吻撒遍你的全身，你对他说：“我要你……”

然而，当你一次又一次地、没完没了地哭个不停的时候，他就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好脾气。开始，他哄着你说，你太美了，不应该哭；后来，他实在不耐烦了，便生硬地说，你不能哭，如果你哭，就证明你跟我在一起不幸福，而我希望你幸福。于是，他走了。因为他不想看见你的眼泪，因为他想让你幸福。而你，你永远无法让他明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同样热度和同样湿度的吻。

那就是你所有的幸福所在。

第一次遇见马蒂欧是在梦之广场，那是2000年的冬日，一个星期一。

那天，我在找银行。法语课要用一本福柯¹的小册子，我去大学对面的书店买，书价是65法郎。我掏了半天，兜里的现金也不够。我问书店的小姐，是否可以用信用卡，她说，不能低于100法郎。没办法，我只好跟她打听哪里有取款机。她说，梦之广场上有。

那时，我对大学周围的环境还相当不熟悉，虽然书店的小姐给我指了指路，我也点头装明白，但我对她说的的一大串街名其实完全莫名其妙。我到巴黎刚刚一个月，法语还相当成问题，对别人的话总是一知半解，因而生活中困难重重。

我在大学周围转了一圈，也没有看到我开户的银行。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去取钱。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花从国内带来的现金。两天前，让娜才帮我拿到信用卡，我还没试过怎样用，尽管我猜想这里的取款机跟国内的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反正我想，既然我会用自动售票机买地铁票，就应该会用自动取款机取钱。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智商相当不错的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是所谓的尖子学生。我在法国遇到的困难只是因为我的法语还有问题而已。

当我不知不觉转悠到梦之广场的时候，我并没意识到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这是位于巴黎市第五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广场，中心有一个小小的喷泉，尽管周围绿树环抱，清静幽雅，但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巴黎街头无数个小广场中的一个而已。它以法国数学家加斯帕·蒙日(Gaspard Monge)²的名字命名，本来跟“梦”无关，但

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史学家。

2 加斯帕·蒙日(Gaspard Monge, 1746 ~ 1818)，法国数学家，画法几何的创始人。

“Monge”的中文音译正好是“梦之”，于是，我这个爱做梦的人就把它称为“梦之广场”。

我在广场上看到一些工人正在收起早市的帐篷和支架，这一景象使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我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找银行上，也没有太在意。

后来，马蒂欧走过来跟我搭话的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来巴黎度假的时候，曾经在梦之广场迷失过。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跟帕斯卡尔有一个约会，是去日苏附近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个夏天，帕斯卡尔带我走遍了巴黎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各种博物馆，以至于最后我都感到腻烦了，但是，我越腻烦，也就越觉得帕斯卡尔的这种乐此不疲的精神难能可贵。当然，半个月前，当我从他的家里义无反顾地搬出来的时候，我才明白，他的乐趣其实不完全在博物馆里。但这是一种善意而真挚的乐趣，只是我不需要，也不会去珍惜。

我记不得当时的约会地点是在什么地方了，只记得我提前了很长时间去赴约。倒不是因为我见帕斯卡尔心切，而是那天天气特别好，我想试着坐公共汽车。我第一次来法国，只花了半天时间就把巴黎的地铁搞定了。只要在地下，我就能四通八达；但到了地上，往往分不清东西南北。有一次，我给一个到巴黎来参加电影节的拍所谓的“地下电影”的导演当导游，他直称我是打入法国社会的地下工作者。

那天，我坐公共汽车到达梦之广场的时候，突然弄不清是不是走过了约会的地点，就下了车。

我看到一些工人正在收拾早市，把帐篷和支架从地上拆下来，然后扛到一辆巨大的卡车上。当时，我还不明白巴黎的早市是怎么回事，认识了马蒂欧以后，我才明白了这种工作的缘由。法国虽然是经济和商业极其发达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时髦的现代化超市，

但这种传统形式的早市仍然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城乡的一个重要的流动市场。

在巴黎，这种临时搭设的早市每天在不同的街区之间轮流出现。比如，梦之广场的早市，一度是在每周日上午；而我住的学生公寓附近的早市，则是每周四上午。我不太清楚，巴黎的早市是被一家公司垄断还是由不同的几家公司分别拥有，我只知道马蒂欧为之工作的那家公司有很多工人和卡车，流动于不同的街区，负责支起和收起早市。这些工人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市场搬运工”³。马蒂欧就是其中的一员。

后来，马蒂欧告诉我，他干这活儿已经有三年多了，也就是说，两年前的那一天，当我在梦之广场，转来转去，寻找我的约会地点的时候，他应该也在那里，在那些扛着沉重支架的工人中间。但是，他没有过来跟我搭话，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见我；而我，也没有看见他；或者，像大多数路人那样，我们的确相遇过，但转瞬就相互遗忘了。

后来，马蒂欧常说，如果我们当时相识，一切就简单了。

真的会简单吗？

我怀疑。跟他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超乎寻常地复杂……

02

我看到了我的银行，在梦之广场的一角。我匆忙走过去，但是，自动取款机停了，银行也关着门。

这是星期一，银行似乎应该营业。我知道法国人星期天不上班，大部分店铺都关门，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有些店铺或银行之类的机构也会在星期一关门，尤其是在小城市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纯粹

³ 法语原文为 *monteur du marché*。

的法国式作风，我只知道，这在中国比较罕见。

于是，我在银行前面走来走去，想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马蒂欧从远处走过来跟我搭话。

我讨厌符号学，讨厌任何牵强的隐喻和象征，但在我和马蒂欧的关系中，钱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和故障。我不知道，这家停业的银行出现在我们的初识，是不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你迷路了吗？”他扛着一大摞支架，冲我喊道。

我迟疑了一下，我不敢确定他是否是在问我。看了看周围没有别人，又看到他帽子下的一双眼睛热忱地盯着我，我才缓缓向他走过去。

也许我的动作太迟缓太优柔，他先放下支架，稍微撩了一下压得很低的帽子。那帽子是跟蓝色套衫连在一起的。冬天，他总是穿这样的衣服干活，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他说，他不想让漂亮女人看到他干活时的狼狽样。

可是，他是在干活的时候跟我搭话的。

“因为你太漂亮了。”他找了一个更讨好的借口来挽回他的口误。

我不习惯跟陌生人搭话，而且，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相当糟糕。他被冬日的一身厚厚的工作服包裹着，我丝毫没有觉得他帅气。事实上，我根本没有看清他。他的半边脸都被帽子遮盖着，只有那双亮晶晶的蓝眼睛后来在我的记忆中非凡地闪烁了一下。

“我在……找银行。”我本不想告诉他我在干什么，跟一个陌生人谈银行似乎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不善于撒谎，或者说，我反应太迟钝，还来不及编好谎话。

“这家银行周一停业，你要我带你去别的银行吗？我马上就干完，我可以……”

“谢谢，不用了。”我立即打断他，我不需要一个陌生人跟我去取

钱，哪怕只是取 100 法郎，“我知道哪里有银行。”我磕磕巴巴地说。

“你是游客吗？是中国人吗？你说 English 吗？”他只说了一个词，我就知道他的英语极其有限，很多法国人的英语讲得都不怎么样，何况，他只是个工人。

“我是学生。”我用英语回答道。

“是吗？”他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令我十分窘迫，仿佛已经被他一眼看穿我的年龄。这么一把年纪还做学生，岂不丢人？

“我英语只会一点点，”不知是为了帮我摆脱窘态，还是为了不让自己出丑，他突然改变了话题，“英语没劲儿，我想学汉语，我们可以交换。我教你法语，你教我汉语。”

我想他的建议有点儿荒唐。我们素不相识，怎么谈得上语言交换？何况，我才没工夫跟他这样的人作语言交换呢！我有不少体面而又有学问的朋友，像帕斯卡尔，像伯努瓦，像让娜……另外，我还有福柯。

“我叫马蒂欧，”他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你叫什么？”

“……”我似乎对自报芳名也犹豫不决，但是，不会撒谎的天性又一次占了上风，我还是老老实实在报上了家名，“……花。”

“花？”马蒂欧有点儿费力地重复道，那声调使我的名字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滑稽色彩，但他却补充道，“很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中国名字都有意思。”

我本以为他是个大老粗，对中国一无所知，没想到还小看了他。

“‘花’的意思。”

“这名字对你很合适。花，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

这就是马蒂欧泡妞的独到功夫：单刀直入，毫不含糊。虽然他的赞美令我脸上一时燥热难耐，但在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并非如他所说，我天生是个婊子，对男人的糖衣炮弹毫无防御能力。我只是觉

得，一个女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女人的话，一般都不会对男人的赞美无动于衷。何况，这个男人的赞美听上去还是那么发自肺腑。

于是，我无意识地瞅了他一眼，但我还是没有看清他的脸。“马蒂欧”是一个好听但常见的法国男人的名字，我想，他大概也是一个好看但平常的法国男人吧。这样想的时候，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接着，我猛然意识到，我真是多余，怎么会跟一个马路上的陌生人纠缠起来呢？于是，我赶忙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

“等等！”他马上制止我道，“你有纸和笔吗？”

我吓了一跳，心想，他不是想马上就上课吧！

我还是把纸和笔递给他。像我这样一个穷学生，虽然身上的钱常常不够用，但从来不缺纸和笔这两样东西。

“这是我的手机号，”他在纸上认真地写着，“你有电话吗？”

我更犹豫了。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电话号码给一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穿着难看的工作服、干着沉重的体力活的工人。这样的人，一般来说，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他那双亮晶晶的蓝眼睛正专注而真诚地看着我。

03

我回头就把马蒂欧给忘了。他不是第一个在巴黎大街上主动跟我搭讪的男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巴黎男人向来有在大街上 dragner⁴ 的传统，我跟那些曾经跟我搭讪的男人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也根本不认为我跟这个马蒂欧之间能产生什么纠葛。事实上，如果他没有主动给我打电话，或者说，如果我不是一念之差把手机号给了他的话，他在我的生活中只是一个陌路人。

4 意为“泡妞”。

我到法国来，不是为了马蒂欧这样的男人。我是为迪埃里而来。

可是，迪埃里不爱我。他说过无数赞美我的话，但他从来不说“我爱你”，他总是说“不是我不爱你”。如果我是一个识趣的女人，早就应该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可我却痴迷到只身一人跑到法国来追随这种没有任何承诺的爱的地步，还满心指望着人家浪子回头。为此，我花费了两年工夫，闯五关斩六将，打通了留学的所有渠道，只是为了靠近他，只是为了再一次验证一个我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个男人不爱我，或者说，这个男人不是不爱我。

巴黎使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地理距离的拉近完全无补于心理距离的疏远。这是他的城市，这是他的生活。从20岁起，他就这样生活，他不会为了一个远道而来的小女子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追逐异性是一种生理本能，一种存在必要。拥有无数美女艳遇，是一种最正当最快乐的生命享受；而对我来说，混迹于男人中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被动，一种维持生存的最低劣的手段，即使在我生命中最糊涂最放纵的时期，我也从来没有从那些随手拈来的男人身上得到过真正的快乐。我更愿意把全副身心奉献给一个我所挚爱的男人，只是这样的男人无处可觅。每次怦然心动的结果，都是一场在所难逃的劫难。

大概这就是我的命数。如果我无法改变一个男人，我只好改变我自己；如果我无法得到这个男人的爱，我只好把对他的向往埋藏在心里。在阴冷忧郁的巴黎的冬天，我只有从另一个男人身上寻求温暖。

那是梁彬。

他是我的山东老乡。我到巴黎的时候，是他跑去机场接了我。离开北京时，还是阳光灿烂；到达巴黎后，却是阴雨连绵。梁彬是人家说的那种典型的山东大汉，高大魁梧，宽阔的黑脸膛，五官长得很

斯文，留一头平实的短寸，穿一件领边和袖边已经磨得褪色发毛的深棕色皮夹克，却戴了一条配色讲究的开司米方格围巾，使得他在粗犷之中又透出一种儒雅。虽然在人高马大的西方人和肤色纯正的非洲人中间，他的身高和肤色都不再像在国内那样令人瞩目，但我还是一眼就从灰压压的人群中发现了。他接过我那两只沉重的大箱子，一手拎一只，居然还说不重。这要感谢他的体格，当然，还有他的职业。他在巴黎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雕塑家。

那天，我看上去一定邋里邋遢，拿不出门儿去。我太疲乏。我在法航的飞机上喝了两瓶葡萄酒，想昏睡过去，结果还是没睡着。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迷茫。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同居两年的丁一，变成了孤家寡人。我一点儿也不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只是觉得没着没落。

梁彬好像对我心不在焉。他不再用那种充满欣赏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曾经像冬日的阳光一样令我感到温暖。男人有时会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我还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他甚至想跟我生一个孩子。

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天已经不早了。梁彬一回家就开始忙他的书，就是他马上要出版的雕塑作品集。

我给迪埃里打电话，可他不在办公室，手机也没开。这就是大人物的做派，大人物是不可以一下子就能找到的。

梁彬让我洗个澡，先睡觉。我照做了。我睡下后，他出去了。

等我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赶紧给迪埃里打电话，打到他家里，是一个女人接的。这令我很不自在，话就说得非常生硬。她问我能不能听懂她的话，我说听不太懂。其实，我是不想跟她多啰唆。我不认识她，对她没有任何敌意，当然也没有任何好感。她只是令我心烦。来法国之前，我已经跟迪埃里宣称，我不会再跟他做爱了。